

半壁玲珑

BANBI
LINGLONG

CHIYANLENG
WORKS

赤焰冷
/ 著



爱是一段一段一生一世的是非 / 教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一别一千年 / 你依旧不变
只是这爱恋已经千疮百孔如烟

【这一个人，她曾抹去记忆错恨过】【这一个人，她也狠辣绝情去伤过】【这一个人，她更剜心殒命去爱过】
当爱恨皆过，一切都不敌他魂飞湮灭与她再次错过 / 纵然两世

《飞·魔幻》连载一年
令读者念念不忘的千年绮恋

晋江全能作家赤焰冷继《梨城毒妃》后
再书人仙殊途的至死不渝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尘璧玲珑

CHIYANLENG
WORKS

赤焰冷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壁玲珑 / 赤焰冷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500-0710-9

I. ①半… II. ①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0292 号

半壁玲珑

赤焰冷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唐运锋
特约编辑	夏玉琼
封面设计	粉粉猫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710-9
定 价	24.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2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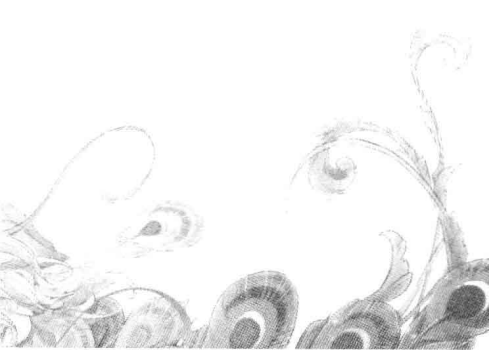
一别一千年，你依旧不变，只是这爱恋依旧千疮百孔如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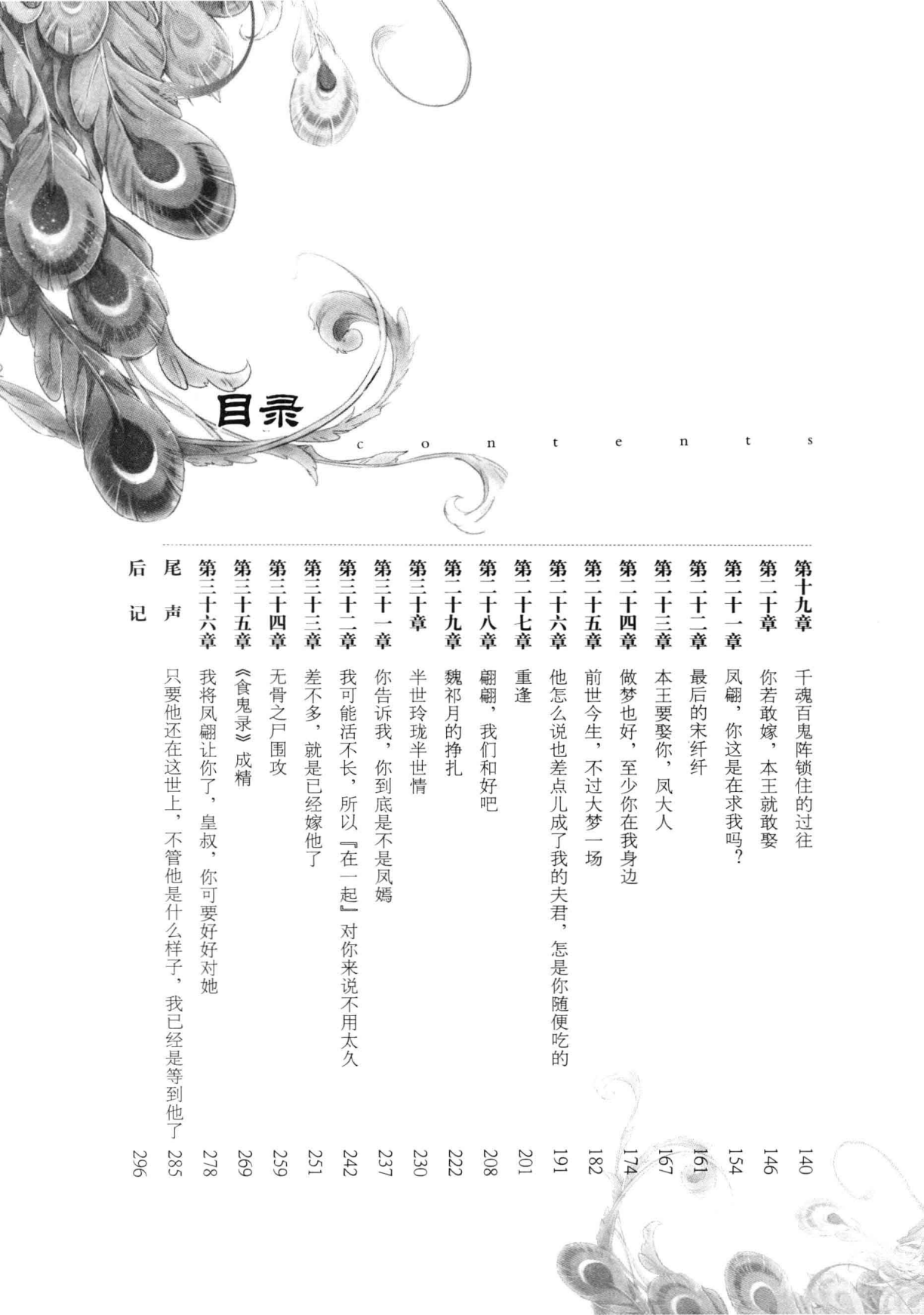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引子	001
第一章 凤翩，你就一个人慢慢等死吧	005
第二章 素娘鬼梳	011
第三章 受鬼所托	021
第四章 鬼铃（上）	031
第五章 鬼铃（下）	037
第六章 太子还魂	042
第七章 天书《食鬼录》	049
第八章 少年国师	055
第九章 他的代价	059
第十章 青蛇碧诀	066
第十一章 皇叔和太子的媳妇之争	074
第十二章 画中山水	083
第十三章 毁灭天地	089
第十四章 一时情动伤千年	097
第十五章 魔梦迷境	107
第十六章 十三王爷被逼婚	116
第十七章 引蛇出洞	124
第十八章 玉华公主	133
霸道也是一种深爱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九章	千魂百鬼阵锁住的过往	140
第二十章	你若敢嫁，本王就敢娶	146
第二十一章	凤翩，你这是在求我吗？	154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宋纤纤	161
第二十三章	本王要娶你，凤大人	167
第二十四章	做梦也好，至少你在我身边	174
第二十五章	前世今生，不过大梦一场	182
第二十六章	他怎么说也差点儿成了我的夫君，怎是你随便吃的	191
第二十七章	重逢	201
第二十八章	翩翩，我们和好吧	208
第二十九章	魏祁月的挣扎	222
第三十章	半世玲珑半世情	230
第三十一章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凤嫣	237
第三十二章	我可能活不长，所以『在一起』对你来说不用太久	242
第三十三章	差不多，就是已经嫁他了	251
第三十四章	无骨之尸围攻	259
第三十五章	《食鬼录》成精	269
第三十六章	我将凤翩让你了，皇叔，你可要好好对她	278
尾声	只要他还在这世上，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是等到他了	285
后记		296



引子

凤翮，你就一个人慢慢等死吧





他幽幽地现了身，其实只是一道淡淡的影子，白衣、消瘦、神情淡漠，但嘴角的地方却偏偏有颗细小的痣，让他多了几分难以形容的媚意。

他飘坐在窗台上，背靠着窗子的木框，抬首看一眼窗外的明月，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哈欠，神情慵懒得不像话，长长的睫毛微微往下垂，半掩着太过明亮的眸子。他就这样用一只手撑着下巴，看着屋外的小路上一个身影越走越近，最后开了门，进了屋来。

那人脸上蒙着层风霜，肤色偏麦色，头发绾成髻，用布条随意扎着，额头饱满，眉目如画，尤其一双眼如一汪清水黑白分明，整张脸英气十足，却是难得的美男子。

“你穿男装真丑，本来就不算美人，这样一来更讨人厌。”窗台上的影子又打了个哈欠，看进屋来的人手里拎了条鱼，已经被开膛破肚，还在往地上滴着血，不由得抬手捂住鼻子。

男子不理他，自碗柜里拿了个盘子出来，将鱼放在盘里，麻利地撒上盐、糖、葱、蒜、辣椒和酒，放进蒸笼，然后放了几勺水在锅里，引火煮起水来。

水不久烧开，那人又将蒸笼放进去，不多时便有香味飘出来，男子掀开蒸笼看了看火候，又在另一个锅里放上菜油，将油热到滚烫，同时放进特制的香料爆香，等到香味散出，用勺舀起，整个浇在那条蒸熟的鱼身上，刺的一声，顿时满屋香气四逸。

窗台上的影子看着，闻到香味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却又高傲地转开了。男子将鱼放在桌上，又从饭桶里打了碗冷饭出来，就着刚才热油的锅子翻炒几下，等炒热才盛起，一同放在桌上。

他这才抬头看向窗边的影子，一边解开头上的布条，一边冲他道：“我先洗澡，你可以过来先吃。”

那影子扭捏了一下，才慢腾腾地飘过来，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有些嫌弃地看着碗中冒着油光的饭粒：“真是粗鄙得很。”说完才闭目吸取饭菜中的精气。

如同供奉给死者的饭菜一样，鬼就是这样吃饭的。

没错，他只是只鬼。

男子绾着的头发已经松开，同时将外衣脱下，往脸上抹了抹，风霜擦去，皮肤白了几分，却仍是偏蜜色，双眼灵动，黑发如瀑，一身雪白的里衣，哪儿还是个男子，分明是个英气逼人，如精灵般美丽的女子。

鬼慢慢地睁开眼，偷看女子，渐渐有些入神。

看了三百年了，怎么还不觉得厌？分明丑得要命，就像此时桌上的饭菜一样，分明粗鄙得很，但自己还是吃了三百年，习惯就成自然了。

自己真的变俗气了。

看她拎着水桶进里屋去，他忽然没了继续吃饭的胃口，也跟着飘进里屋去，而已脱到兜肚的女子马上感觉到他进屋，手一挥，一道光射出，他只好急闪，堪堪地又避到门外去了。

“我是鬼，是鬼，看到又怎么样？”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他咬牙切齿，才不稀罕看她的身体，想想也没什么看头。

里头不理他，不一会儿有水声传来。

他郁闷地贴着墙，一遍遍地抓自己白袍上吊着翠玉的流苏，直想将它扯下来，然后又飘回桌前狠狠地吸了几口饭菜的精气，撑着头生闷气。

不一会儿女子终于从里屋出来，边梳着滴水的头发，边看着桌前的鬼。

他还在生气，偏着头不看她，她也不跟他说话，坐到他对面的位子，拿起筷子，吃起饭来。

洗尽铅华，她又美了几分，吃了几口饭，看他真的将流苏与翠玉一拼扯了下来，扔在地上，她放下筷子手一抬，那流苏和翠玉飞起，又回到了他腰间的丝带上。

“要你管。”他继续扯，扯了一会儿却又停下来，细长而明亮的眼看向对面的美丽女子，“翩翩。”

“嗯？”女子漫不经心，吃了块鱼肉，轻应了一声。

“翩翩。”他又叫了一声。

女子又应了一声，依然漫不经心。

“凤翩。”他又生气了，冲女子手中的筷子吹了口气，筷子立时折断。

女子这才抬起头：“什么？”

他依然很不满意的样子，却很快在她淡笑的神情中沉迷，看了她半晌才回过神，幽幽地道：“我决定不陪你了，我要去投胎。”

女子细长的眉抬了抬：“投胎？”

“对，我做了快千年的鬼，厌了，又想做回人，阎王答应我，再投胎还是皇孙贵族，享不尽的荣华。”

他生前是个皇子，再投胎当然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哦。”半晌，女子应了一声，转身又拿了双筷子，夹了块鱼肉放进嘴里，显然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气得直磨牙，眼中狠意一现，甩手就走：“凤翩，你就一个人慢慢等死吧。”说着已飘出屋去。

女子这才又抬起头，看着鬼消失的地方，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月，三百年了，连那只顽固的鬼也去投胎了，她真要在这尘世慢慢地等死吗？

她本属丹穴山凤凰一族，本是不该来这凡尘的，但幼年时因为贪玩变成鱼的模样到东海中游泳，被一个凡人抓住，挖去了半颗玲珑心，她便再也回不去丹穴山，只能以人的模样在世间游荡，偏巧遇到了那只已在世间游荡了几百年的鬼，是英年早逝的皇子，就算死了也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快千年了也不曾改变。

怎么，忽然就想投胎了呢？

鬼气恼地飘在空中，回首看着不远处自己刚刚离开的草屋。

真的不拦他。

他慢慢地降下身，在旁边的坟头上坐下，他刚才的话其实还没有说完，他本来想说，等他投了胎，再世为人，还会来找她，到时他就有热乎乎的肉身，而不是现在淡淡的影子。

可她竟然一点也不在乎。

云层盖住了明月，四周的孤坟隐在黑暗中，几只小兽自坟头间一闪而过，渐渐地向鬼靠了过来，鬼似乎只顾生气，完全没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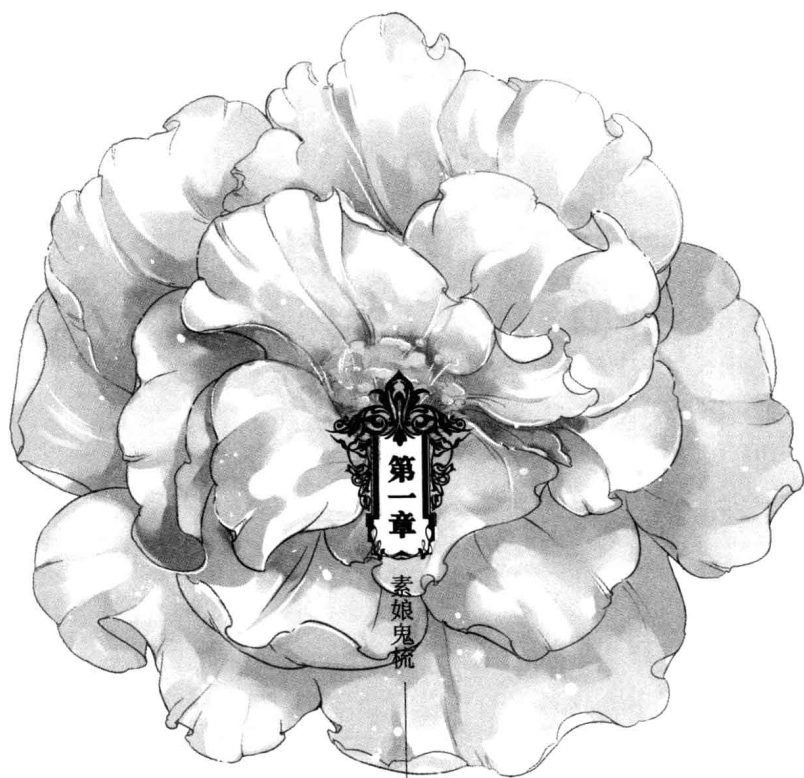
那几只小兽在黑暗中齙着牙，凶狠地露出雪白的利齿，对它们来说，眼前的鬼全身带着一丝淡淡的金光，若能吃了他，必定对修行大有帮助。

它们慢慢地靠近，在鬼抬头看着天空、打着哈欠时忽然一跃身，朝鬼扑了过去。

鬼还在继续打着哈欠，全没有发现，然而就在那几只小兽近身时，他忽然衣袖一挥，几道金光射出，那几只道行尚浅的小兽顿时飞灰烟灭了。

“不自量力，还一股畜生的臊味。”他捂着鼻子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那座草屋，一闪身，影子淡去，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真的决定去投胎了。



第一章

素娘鬼梳





朱红的帷幔被风吹得飘摇，身形消瘦的白衣男子站在帷幔之后，看着窗外湖间的夜色。他双手负在身后，神情忧郁，似乎有什么愁事郁结不开，眉轻皱着，鼻梁高挺，一双眼黑白分明，如温润的宝玉，分明是难得的美男子，却偏偏给人以孱弱之感，美色被柔弱掩去，美则美矣却毫无生气。

帷幔外有人躬着身子往这边小步疾走而来，一身宫衣，表情慌张，他到帷幔前时停了停，尖着嗓子叫了声：“小王爷。”

里面的白衣人似乎刚自梦中惊醒一般：“说。”

“皇上在慈华宫驾崩了。”

白衣人神情一慌，转过头来，箭步走到帷幔前，伸手掀开，盯着跪着的宫人道：“传位给何人？”

宫人叩首：“传位二王爷。”

“怎么传位给父王？”白衣人整个朝后退了一步，脸色惨白道，“为何皇上爷爷到死都不明白？”

“小王爷？”宫人不解地抬起头，露出清秀的少年面孔。

“青冥，你还不明白吗？”白衣人满脸忧愁，“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他说着甩了甩袖子，转回屋里，腰间的翠玉挂着流苏与佩环相撞叮当作响。

烟市。

那只是京城郊外的一条小街，为何叫“烟市”？是因为最早并不是集市，而是一堆流民避难之所，日落时分搭起篝火，做饭烧水，炊烟随风百里，后改成集市，这便是烟市的由来。

灰衣男子在茶铺前坐着，要了一壶茶，半倚着桌子慢慢地喝，此时正是炎夏，一壶清茶最是解渴。

邻近几桌俱是商贾小贩，过路之人，一身汗臭，粗鄙至极，灰衣男子也是一身粗布衣服，旁人眼里不过是个落魄书生，却偏显得与众不同，扎在人堆里，一眼便能认出来。

男子十指如玉，轻轻拿起茶杯凑到唇边，分明只是粗茶，他却饮得很是享受，脸上淡笑，让人一见便如清风拂面，生出亲近之感。

“照说当今天下，以六王爷和十六王爷势力最强，皇帝的位置怎么说也该是他们中的一人，却偏偏落在二王爷头上，二王爷哪儿是做皇帝的料，只爱吟诗作画，势力也是最弱的一个……”

“你轻点，不要命了。”京城茶铺，百姓最爱讲的就是国事政事，往往几个人凑在一起各抒己见，此时已有人在谈论一年多前新帝登基之事了。

“还不是因为二王爷是皇后嫡出，六王爷和十六王爷都是庶出，不过这事已崩的皇帝爷可就做错了，”有人压低了声音说，“六王爷、十六王爷早就对皇位虎视眈眈，如今二王爷登基，恐怕这皇位坐不长不说，杀身之祸必定也免不了，这皇宫大内，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说到最后声音极轻了，最后掩在灌进口中的茶水中。

没人再敢附和，只是拍着腿叹气，显然对当今国势忧心得很。

灰衣男子听了一会儿，仍是一脸淡笑，眼睛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正忙着端茶送水的茶铺老板。

茶铺小，老板便是伙计，老板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长相普通，却瘦得有些骇人，脸颊下陷，双目无神，拿茶壶的手皮包骨头，青筋绽出，分明是病入膏肓的样子，却偏偏像是被迷了心智般快乐，整张脸都笑着。

他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又替自己倒了一杯茶，冲倒水的老板道：“老板，小生想找个地方住，一般客栈是住不起，能不能借你的柴房住一晚，我可以多给几个铜板，给个方便吧。”他笑得如沐春风，亲切得让人不忍拒绝。

老板却有些为难，看着灰衣男子笑笑，就是不肯答应下来。

“刘二，是不是晚上要会什么美娇娘，怕人家打扰了你的好事？”旁边几个熟人，大声地取笑着。

刘二脸一红，忙摇手道：“你们别胡说，哪、哪有什么美娇娘。”又马上冲灰衣男子道，“客官，你要住就住吧，只是破了些。”说完转身离开，进屋去了。

看他逃进屋，那几个熟人哄笑，冲那灰衣男子道：“我们这老板啊，就是脸皮薄，都二十出头了也没个媳妇，若真有美娇娘，我们这几个街坊还真替他高兴呢。”

灰衣男子跟着笑了笑，眼睛看向屋内，那老板竟是半天没有出来。

灰衣男子于是笑意更浓，倚着桌子，偏过头不经意间，眉眼已是万般风情，嘴角扬起的笑意竟让邻桌的几位路过喝茶的穷书生看傻了眼。

夜已深，破旧的柴房里蚊子多如牛毛，灰衣男子自怀中取出一个黑色的小瓷瓶，打开瓶盖倒了些透明的液体在掌心，匀开，涂在脸颊和手臂上，顿时清香四溢，那些



本来围着他转的蚊子瞬间跑得不见踪影。

他笑了笑，睁着眼自墙上的破洞处看外面的夜色，今夜月色极好，外面的事物似乎都被镀了层荧光，朦胧得让人沉醉。他盯着看了半晌，眼皮渐渐有些重，便任着睡意袭来，慢慢睡去。

更鼓敲了三响，四周悄无声息，柴房旁刘二居住的大屋里却似乎有人窃窃私语，似梦似幻，如泣如诉，那分明是女子的声音，温柔的，却诡异得像冰冷的蛇吐着信子滑过手臂，黏腻而冰凉，让人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难道正如白天茶铺里的人所说，刘二藏了个美娇娘？

大屋里，洁白的月光照了进来，将屋里照亮了一大片，有人坐在窗口的地方，窗台上摆了面镜子，那人光着上身，披散着头发，手里是一把镶着玛瑙的银梳子，正对着镜子慢慢地梳着头发。

分明是白天的茶铺老板刘二，梳头的动作却像极了女人，拿梳子的手，小指微微翘起，缓慢而温柔地梳过自己的头发，口中还轻轻地哼着曲子，是昆腔，唱的是女旦，就这么尖着嗓子，诡异而阴森，不紧不慢地唱着。

窗子是大开着的，窗外一片洁白，刘二唱了一会儿，将本来盖在脸上的头发慢慢地往后梳，露出那张苍白而消瘦的脸，脸颊深陷，嘴巴机械性地一张一合唱着古怪的昆腔。没有表情，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如同受了什么东西迷惑，尤其一双眼，如铜铃般瞪大着，像是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以至于唱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尖，甚至能听到喉咙里的咯咯声。

他手上梳头的动作没有停，仍然妩媚地梳着头发，不梳起也不绾髻，似乎永远都梳不完，不停地前前后后地梳，而那梳子渐渐亮起一层幽幽的绿光，梳过头发时显得极亮，梳到底时又暗下来，就这样一明一暗，永无何止地梳着。

“刘郎，与我一起是不是很开心？”忽然间，男子的昆腔停住，像女人一般柔柔地说了一句。

然后他自己又点了点头，成了原来的男人声音：“很开心。”

“呵呵呵。”又是女人的声音，妩媚地笑着。

“素娘，”刘二梳头的动作不停，另一只手慢慢地伸出，瘦得如鸡爪般的手指抚过窗台上的镜面，“你真美。”

手指抚过，那镜中却不是刘二的镜影，赫然是名女子，娇颜如花，乌发高绾，正对着刘二巧笑着。

“呵呵。”于是刘二也笑了，嘴角用力地往上扯了扯，配上瞪大的双眼，表情如

厉鬼般恐怖。

有人隐在黑暗中，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也许是受不了刘二忽男忽女的声音，抚了下手背上竖起的汗毛，自怀间掏出一根笛子来，却并不横着吹，而是像箫一样竖着，对着一头用力地一吹，一道无比尖锐的声音顿时响起，划开寂静的夜，同时也将眼前诡异的一幕打破。

刘二如梦初醒般，手中的梳子掉在地上，荧光淡去。

“好好的男人被你吸尽了阳气，瘦成这样了，你还不放过他吗？”那人自黑暗中慢慢地走出来，却是柴房里的灰衣男子。他说话时并不是对着刘二，而是对着镜中的女子，同时捡起地上的梳子，“好漂亮的梳子。”

“你是谁？”镜中的女子表情骇然，瞪着灰衣男子。

“一口便可以将你吞下的人，你想不想试试？”灰衣男子笑着凑近镜子，与镜中的女子离得极近，忽然口大张，镜中女子尖叫一声，失了踪影。

“跑了？”灰衣男子闭上嘴，有些可惜地叹了口气，根本不看昏倒在一边的刘二，而是拿了梳子在月光下仔细地端详，梳子上有股极重的怨气，拿在手中丝丝怨气缠绕指尖，让人感觉无比冰凉。

“她就是靠它来吸刘二的阳气吗？可为什么这么重的怨气？”

他将梳子合在掌心，念了个诀，闭上眼，那梳子便又在他掌中发出淡淡的绿光。

昆腔之声遥遥而来，他看到一名玄衣男子，微笑如梦，令人惊艳的俊逸，却偏抹不去眼中的阴冷，就算那一笑也仿佛雪中寒梅，美则美矣却冰冷刺骨。然后忽然间一切都变了，男子还是一身玄衣，脸上已没有一丝笑容，五官犹如冰铸，他冷冷地看着眼前跪在地上的女子，那女人竟正是方才镜中的女鬼。

“你好狠的心，为何要杀我？”女子手扣着自己的喉咙，绝望地看着玄衣男子。

玄衣男子轻酌一口酒，美酒微温，却融不去他声音的冰冷：“你心软了，放在他身边还有何用？”

“你好狠。”女子尤自在说，却忽然一口黑血喷出，一命呜呼了。

“好惨。”灰衣男子睁开眼，看着掌心的梳子。

旁边的刘二竟然已经醒了，他挣扎着爬起来，一下子看到灰衣男子手中的梳子，整个人扑上去：“还我的梳子。”

灰衣男子只是一闪身便避开他的抢夺，冲刘二一笑，道：“你哪里得来的，告诉我。”



刘二却闭口不言。

“你的阳气已经被她吸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告诉我，我找不到破解之法，你恐怕活不了几天。”

刘二一惊，整个人瘫在地上。

第二日，仍是赤日炎炎，灰衣男子坐在被土丘挡住的阴影下，手里还拿了壶茶，时不时地喝一口，旁边的烈日下，皮包骨头的刘二正拿着铁铲挥汗如雨。

是一具白骨，被埋在这不起眼的山地，灰衣男子抬首看了看远方，而这里似乎离皇家的平安别院并不算太远。

“挖出来了。”刘二总算停下来，蹲在那里像狗一样喘气，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男子道，“先生，那梳子我分明在那边小道上捡的，你怎么知道此处山地埋着尸体？我们要不要报官？”

灰衣男子眯着眼看他一眼，又闭上眼，脑中浮现出自梳子的怨气中看到的那个玄衣男子的脸，尤其他笑时微翘的嘴角。

世人总爱这样无休止的厮杀，平添了这世间无数的怨气。

他复又睁开眼，拍拍手站起来，冲刘二道：“没事了，重新埋起来吧，这事不必声张，好好卖你的茶，你就什么事也没有。”说着自身上背着行囊里拿出一只小小的香炉来，点上火，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有一道极淡的影子从那具尸骨中飘出来，拼命遮挡着头顶的太阳，停在灰衣男子的前方。

“勿再造孽，投胎去吧。”灰衣男子冲她挥挥手，末了又加了一句，“不然吞了你。”那道魂一抖，瞬间闪得不见踪影。